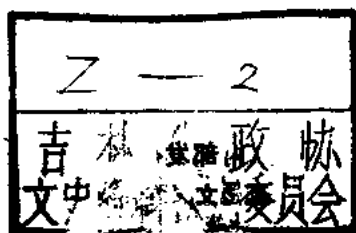


10040/10

延边文史资料

第二辑

政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良洙

《内部发行》

延边文史资料

政协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5印张 139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38·131 印数：1—2,640册

定价：0.66元

目 录

龙井教育概况(第一部).....	韩生哲(1)
“五卅”暴动前的私立明东学校.....	梁焕俊(17)
越狱斗争.....	俞宗杰(27)
难忘的战斗岁月.....	李 襄(49)
有关三十年代中共开山屯区委的部分资料.....	俞秉晓(63)
平岗区初期抗日活动.....	李光仁(81)
月晴区革命斗争史料.....	图们市政协文史办(92)
抗日战士福田义夫.....	吕英俊(99)
大荒沟十三烈士.....	黄炆云、金元永(101)
抗日时期琿春炮台村共青团支部.....	黄炆云、金元永(104)
浩然正气贯长虹.....	朴长星(107)
三十年代罗子沟农民抗日武装——独立营.....	于 达(112)
三十年代罗子沟给养处与迟玉山.....	于 达(116)
四道河子惨案记.....	姜永学(118)
沙俄的入侵东北与忠义军的抗俄斗争.....	池喜谦(122)
庚子年琿春军民的抗俄斗争.....	郎立天(128)
庚子年跑毛子.....	崔锡升(130)
四十八个坟坑.....	崔锡升(132)
吴禄贞在延边.....	向 庸(134)
高士斌在琿春分水岭.....	郎立天(137)

甸岛日本总领事馆简介.....	鱼允元(139)
三〇年龙井村事件.....	吴育森(144)
昙花一现的龙井村民族工商业.....	吴柏城(146)
延边医药卫生历史概况.....	张文宣(149)
朴家村访问记.....	高永一(157)
恶霸地主孙荣铭发家史.....	梁里夫(163)
亲日地主李永春发家史.....	和龙县政协文史办(166)
龙井地名起源.....	鱼允元、宋国欣(172)
铜佛寺.....	安龙植(175)
龙井风景歌.....	李逢春(178)
延边地区大事记.....	州档案馆(180)

龙井教育概况

(第一部)

韩 生 哲

龙井的开发

从清初到光绪元年的二百多年间，延边一直被列为禁山围场，是人烟稀少的荒凉地带。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一些朝鲜人渡江采掘人参、鹿茸等名贵药材，后来，朝鲜北部的一些贫苦农民冒禁过江垦种，春来秋回。一八六九年，朝鲜咸镜北道六镇（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遭受特大旱灾，大批朝鲜灾民冒禁移入，沿江定居，以垦荒为生。

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清廷迫于形势而开禁，并施行了移民实边政策。一八八三年，朝鲜李王朝也相继废除了禁越令。从此，朝鲜贫苦农民大量、公开地流入延边。但大部分定居在图们江沿江地带，只有少数饥民越过兀良哈和黑山山脉进入内地定居。

十九世纪末，清廷为了引进朝鲜的水稻耕种技术，在泉坪设越渡局，允许朝鲜人越垦。到一九〇四年，龙井有朝鲜人居民九十六户，汉、满人五户，共四百多人。当时，日本人称龙井为六道沟，地方官厅称之为勇智社。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中的战胜国日本，对朝鲜李王朝强加所谓“保护条约”，在汉城设置统监府。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从属国。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日本政府与俄国签订密约，将以长春为界的南北满划归各自的势力范围。又于同年八月十九日，进军龙井，设置“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妄图打着保护朝鲜人的旗号，实现其侵占延边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当时的延吉边务督办公署副督办吴禄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而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于一九〇九年同日本缔结“间岛协约”。日本政府根据协约的规定，撤消“统监府间岛派出所”，于同年十一月二日在龙井设置了“日本总领事馆”。

当时，由日本总领事馆接管的龙井人口有二百九十户，一千五百人。二十年代初，龙井人口增至一千八百户，九千人；到一九三二年，人口达三千一百七十户，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七人。解放前鼎盛时期的一九三四年，人口达二万六千〇三十五人，到解放后建国时期，人口达三万一千二百七十六人。一九五六年，则有四万一千三百〇七人。现在，龙井已成为七个民族杂居，人口有一万三千〇二十七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人的龙井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龙井教育的兴起

龙井的教育事业，同当时延边各地一样，是在反封建斗争中萌芽，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兴起和成长起来的。

自从一九〇五年日韩缔结“韩日乙巳条约”以来，朝鲜面

面临着亡国的危机。于是，朝鲜的爱国开明人士和民族志士为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纷纷到俄国滨海州与“间岛”等地从事了排日教育和文化启蒙运动。

一九〇六年八月，朝鲜李王朝的一个王族、爱国志士李相高来到龙井，同李东宁、吕准、王昌东、李相益等人创办“瑞甸义塾”，以排日的民族主义思想培养出七十多名学生。这是延边的朝鲜人改革封建的书堂教育，实行新学教育的开端。同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龙井设置“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取缔排日的民族教育，第二年九月，瑞甸义塾被迫停办。

一九〇八年七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龙井兴办韩国统监府咸镜北道道立间岛中央学校。尽管这所学校实行了免费教育，但到这所学校念书的人被斥之为“民族败类”，因此，在一所拥有十七名教师的学校里只有五十四名学生。一九一〇年，这所学校改称地方普通学校，归总领事馆管辖。此后，他们以保证毕业生就业的优厚条件，招收了七百八十名学生，实行了奴化教育。

一九一〇年八月四日，龙井的汉民也为了适应国民教育的需要，由王恩厚、姜兆霖等人创办了县立第三高级小学。

龙井教育的第二步，带有浓厚的排日民族教育色彩。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许多爱国志士从朝鲜流亡间岛。李同春、金立等人为了提倡教育救国，组建了“间岛垦民会”，李同春又在泉坪首创“养正塾”。之后，昌东、光成、明东、正东相继成立四所私立中学与十余所私立小学。一九一一年十月七日，尹和洙等人在龙井创办了私立永新学校。李同春、金立等人在垦民会里增设教

育部，向朝鲜人每户摊派教育费三角，聘请桂奉禹等学者编纂了朝鲜语文、朝鲜历史与东国地理等教科书，供各地私立学校使用，大大促进了民族教育。

自一九一四年起，披着宗教外衣的英、德等帝国主义分子，先后在龙井办起了旨在进行文化侵略的若干所中学和小学。

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英国基督教宣教师朴杰在龙井创办了明新女子学校。一九一七年七月八日，加拿大长老教宣教师斯科特与布特在龙井开办了恩真中学。一九二一年三月，英国牧师裴礼士恢复恩真中学（恩真中学于一九二〇年日帝的庚申大讨伐中暂时停办）。一九二〇年六月，英国传教师夫人奇爱斯创办了明信女子中学。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在东山礼拜堂办起了东山幼稚院（教员两名，儿童二十五名）。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德国天主教神甫任锡忠与韩兴烈在龙井办起海星小学。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他们又办起了海星女学部，到了一九三三年，女学部同海星小学合并，改称为海星学校。一九三三年五月，他们又设立了海星幼稚院。于是，在龙井一度形成了三种教育并存的局面，朝鲜人的民族教育，汉民的国民教育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

一九一九年，朝鲜暴发了“三·一”独立运动，间岛朝鲜人私立学校的师生踊跃投入排日民族解放运动。翌年秋，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进行庚申大讨伐，烧毁私立学校，学校教员纷纷流亡苏联滨海州与东北的南北满一带，许多学校不得不关闭。但是，侵略者的法西斯野蛮暴行，却没有完全阻止朝鲜人的排日文化教育运动。

龙井教育的第三步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解嘲

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首先由民众团体与宗教团体把反帝斗争与教育运动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了启蒙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九二〇年八月，龙井土城堡耶稣教会创立日光学校。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朝鲜天道教的崔翊龙等人创办东兴中学。一九二一年六月，尹和洙等人在永新小学增设中学班。一九二一年十月八日，大成儒教孔教会的民族主义者姜勋等人创立大成中学。后来，大成中学下面又增设了无产儿童学校。侍天教的李京镐等人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办起了东亚学校。一九二八年，崔斗南等人办起了农业中学。

一九二四年三月间，朝鲜社会主义运动的汉城派领导人金思国同方汉旻、朴元熙(女)等人，到龙井办起了以金正琪为院长的东洋学院。自此，在学校里开始了讲授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但这一教育没有坚持多久，日本领事馆警察把一枚炸弹偷着埋在校院里，八月间以搜查学院为名，从院内起出他们预先埋好的炸弹，遂以“进行不法活动”为理由，强行关闭了该学校。

从二十年代起，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千方百计扼杀朝鲜人的民族教育，而且建立了一整套奴化教育体系。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日本人日高丙子郎创设光明语学部，又在同年五月十一日，设立光明女子学校与实践女学部，次年三月一日，增设了光明师范科。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日高丙子郎又在龙井拼凑起日本外务省财团法人“光明会”，由该会统辖光明幼稚院(教员四名，儿童七十名)、光明小学、光明中学(日本人将永新中、小学收买并改称光明中学和小学)、光明语学部、光明实践女学部、光明高等女子

学校、光明师范高等科共七所学校。

龙井教育，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已进入鼎盛时期。据一九三二年末的统计，在这个只有三千一百七十户，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七人的小镇，竟有高等师范科一所、中学七所、中学部四所、小学十一所、幼稚院四所，学生共五千八百九十六名。

这些学生不仅来自间岛各地和南北满一带，而且还来自苏联滨海州、朝鲜乃至日本。学生占龙井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八。当时龙井民宅的百分之七八十成了留学生的“下宿屋”(公寓)。从此，龙井作为间岛文化教育的中心，驰名中外。

龙井教育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龙井教育，自二十世纪初就具有爱国排日的性质与广泛的群众性。特别是那些私立学校不仅在排日，而且在反封建、反儒教斗争中一马当先，起了先锋作用。同时，那些私立学校积极提倡学习自然科学，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因此，在当时掀起的排日文化教育运动，不仅具有爱国排日的文化启蒙性质，还成了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一部分。

虽然如此，这种运动本身还带有许多弱点。由于运动的领导者们囿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偏见，把运动局限在爱国排日的文化教育范围，提不出彻底的、正确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纲领，未能把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引向正确的斗争道路。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觉醒了东方被压

迫民族，“五·四”运动，打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龙井教育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原有的爱国排日文化启蒙运动的基础上，酝酿了新的爱国的民主主义运动。

早期共产主义者李东辉一派办的地下宣传刊物《晨钟》和其他单行本刊物传播到龙井各中学的学生之中（当年中学生的年龄都在二十至三十岁左右），他们成了接受和传播新思想的先锋。一九二二至二三年间，在大成、东兴两校学生中产生了马列主义课外学习小组——“光明会”。后来，恩真中学部分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人数增加到三十余人。“光明会”成员在李周和、李麟求等人的指导下，利用星期天和夜间学习了马列主义。

学生斗争是首先从大成中学开始的。一九二三年四月，大成中学学生为了反对儒教意识与孔孟之道，提倡民主主义与新科学，举行为期四天的罢课，拿掉了供奉在三楼的孔子牌位，赶走了孔教会成员、保守的教务主任林凤奎，使学校从宗教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增设了英、汉、日语课。学生中的先进分子一到冬季就奔赴农村办夜校，一面扫除儿童、妇女中的文盲，一面宣传马列主义。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高丽共产党人林镐等人从上海来到龙井，深入东兴、永新两校，发动了教育摆脱宗教羁绊的斗争。一九二三年九月，韩斌、金刚、朴允瑞等人从滨海州来到龙井，在东兴中学的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与学生会，宣传马列主义。

进步教师与学生，展开了反天道教桎梏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七月，东兴中学进步教师林启学等人组成教师团接管了

学校。但接管初期,在学校经营上遇到了很多困难。冬天,每一个星期天,都要由学生上山砍柴,解决教室取暖问题,教员不能按月领到薪金,还得典当衣物购买粉笔等教学用品。

东兴中学则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开始,在进步教员金成浩的指导下组织读书会,金禹根、吕南寿、金万福等人组织各中学学生十多人,在李周和家进行了马列主义学习活动。

一九二四年八月,朱健、崔东旭、马俊等人虽然力图加强永新中学的排日民族主义教育,但由于从一九二三年二月以来日高丙子郎施展收买、利诱和干扰伎俩,没有达到目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日本留学生金奉益、吴相根、朱采熙等人,从朝鲜来到龙井组织水商组合(卖水工组合)与洋袜职工相助会,并筹建以李炳锡为会长的劳动会,创办劳动学院,培养了人材。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李周和、吕南寿等人在龙井侍天教教堂创建了以龙井“时代日报”支局长李麟求为会长的东满青年总联盟。二月二十三日,李麟求在东兴中学组织了以学信爱为会长的间岛女子青年会。四月十一日,吕南寿等人组建了以金奉益为会长的龙井少年会。大成中学的少年会负责人为李焕。

一九二六年八月,朝鲜共产党东满区域局委员会在龙井成立。下属四个支部,其成员都是龙井各中学的教员。第一支部成员有朴载厦、林启学、朴正吉、李淳、蔡世振;第二支部成员有金永哲、朴斗焕、金在日、郑一光、方东振(玄七钟);第三支部成员有李永根、金仁国、千秀一、韩长淳、张时雨;第四支部成员有张时彻、高锡镐、郑在允(安基成)、金容镐、金素然。各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大部分是共青团

会员。从此，在大成、东兴两校有了共产党人的领导核心。

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间，在恩真中学学生中爆发了取消耶稣教圣经课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三月间，以第五届毕业生崔石磨的毕业证事件为导火线，在吕昌杰等人的鼓动下举行罢课，反对学校学监兼牧师李泰俊。罢课持续了一个月。四月二十五日，以朴基周为首的一百五十名学生集体退学，转入大成中学，使恩真中学面临危机。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由于坏人告密，在龙井发生第一次逮捕间岛共产党事件。朴载厦、林启学、郑一光、韩长淳等许多大成中学教员被捕。第二天，大成、东兴两校数百名学生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日本总领事馆门前高呼：“立即释放被捕教员！”“把被捕教员放回学校！”，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只释放了一部分教员，其余全部转押朝鲜汉城西大门刑务所。

一九二八年五月，金奉益、朱采熙等人发起，在大成中学朴基周与东兴中学张××主持下，劳动组合、农民同盟、青年总同盟联合举行纪念上海“五卅”惨案演讲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龙井，最大的学生运动还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为声援朝鲜光州学生反日斗争而举行的游行示威。这一天，龙井数千名中、小学学生手持太极旗（也称八卦旗）与手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朝鲜独立万岁！”等口号示威游行。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动领事馆骑警，逮捕了大成中学学友会干部李明植、金昌俊等五十多名学生。被冲散的学生绕道来到大会场——恩真中学操场（当年的恩真中学位于东山英租界内，日本警察不能干涉该

中学的活动)。十点左右，声讨大会开始，十多个日本骑警与巡查身穿制服来到铁丝网外吹口哨，喝令学生解散。这时，学生会干部们拥上去，隔着铁丝网同警察抗辩。后来，学生们扑上去同警察撕打起来，学生们撕破警察的制服、帽子，甚至搬断了军刀。

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认定这一事件的主谋者在大成中学，几乎天天派警察窜到大成中学逮捕了一两名学生嫌疑犯。有一次，他们把大成、东兴两校全体师生强行赶到领事馆院内，罚跪三个多小时，威逼师生检举主谋者，并对在押的五十多名学生进行刑讯逼供。但毫无结果，十八天后，只好把他们释放。

自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耶稣教系统的恩真、明信两校学生在东山英租界内连日举行反日声讨大会，但日本警察没有公开出面干涉。二月六日，东兴中学全体学生举行罢课与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学校的统制。当游行队伍来到大成中学时，该校全体师生员工拥出校门加入了游行队伍（永新中学师生则由于日本巡查监视，未能加入）。光明女子中学与普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也加入了东兴中学的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最后汇来在东山长老教礼拜堂，举行了谴责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的大会。

一九二八年夏，中共东满区委建立。同年下半年，中共东满区委书记周东郊任大成中学汉语教员。他在课堂上讲授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史（周东郊于一九二九年初被军阀政府逮捕）。

一九三〇年十月，在大成中学组建中共地下支部。支部书记林解甲，组织委员金禹凤，宣传委员崔学奎。与此同时，

东兴中学也建立以崔虎林为支部书记的中共支部。

当时，许多学生参加了“五卅”暴动与以后的反日斗争，数百名学生被捕押解到朝鲜汉城西大门刑务所。还有不少在校学生也同毕业生一起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斗争。

在日帝的残酷镇压下的文化教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龙井为夺取朝鲜人的教育阵地，用种种卑鄙的手段进行了破坏活动。

一九三三年，日帝强迫停办大成中学附属无产儿童学校，（李赫等人在大成中学校舍西侧，搭建简易板房当教室）。一九三四年，日帝把大成、东兴两校强行合并，改称民成中学，但由于师生一致反对，仅维持了一年，于三五年重新分为两校。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看他们强行关闭、合并学校的作法不得人心，便采取了个个吞并的蚕蚀政策。

一九三六年，日帝首先接管大成中学，安插了日本教员胜田与佐藤。同时，为了镇压学生“闹事”，在校门附近设置了日本领事馆警察署第三派出所，又以大成中学校舍大门的建筑结构象征高丽为理由，强行拆除了大门。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此疯狂镇压，大成、东兴两校在校内外活动中（甚至在课堂上）仍使用朝鲜语，并且坚持讲授朝鲜语文、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后，打起“大东亚主义”“内鲜一体、一视同仁”“五族协和”等骗人的旗号，进一步推行了奴化教育。

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帝接管东兴中学，把它改成日帝直接操纵的龙井国民高等学校，强行关闭了以金哲佑为校长的东兴中学附属东兴小学。一九三九年五月，日帝以大成中学是共产党的摇篮为由，并入龙井国民高等学校，任命朝鲜人林启学为校长。但由于安插日本人副校长宇岛，教务主任樋口和七名日本人教员以及一名日本领事馆密探金浩然（朝鲜人教员），加强对师生的监督，学校的领导实权还是旁落副校长和教务主任手中。一九三九年六月，该校学生提出揪出密探金浩然的口号，举行了一周的罢课。罢课后的一天夜里，学生们把金浩然装入麻袋，拉到六道河铁路桥下，痛打一顿，叫他发誓不再当日本走狗。

一九四〇年起，日本侵略者为了更加严厉地镇压学生的反抗，把中等教育全部归属于伪满洲国政府统辖。他们把业已接管的光明中学改为间岛省立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商科），任日本人半田清春为校长，任朝鲜人姜致凤为副校长，又把东兴、大成两校合并而成的龙井国民高等学校改称间岛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农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人指使崔哲山挑拨恩真中学学生同英国、加拿大人之间的矛盾。然后，以所谓学生反对为口实，驱逐了学校里的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第二年初，连恩真中学也改组为间岛省立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工科），由日本人任校长。一九四二年冬，把明信女子中学和光明女子中学合并为间岛省立龙井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由日本人任校长。一九四〇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者龙井发动了“皇民化运动”。亲日分子郑士彬、尹克荣等拼凑“皇民会”，为使朝鲜人变为皇国臣民，大效犬马之劳。日帝又强迫朝鲜人“创

氏改名”，严禁学习、使用朝鲜语言文字，强迫家家户户供奉天照大神，祷告“武运长久”。在学校里，强迫师生每天早会时背诵“皇国臣民誓词”，行“宫城遥拜”礼，每月参拜神社一次。

一九四一年春，“皇民会”在龙井永新剧场举行龙井中、小学教员与知识界人士参加的“皇国臣民誓词大会”。当时，原光明中学教员尹和洛激于民族义愤，跳上讲台大义凛然地抗议说：“只有狗才随随便便改名换姓。作为一个人，怎么能随便更改祖宗的姓氏！”于是，会场哗然骚动，尹和洛遭到领事馆警察的蛮横取缔。

在课程安排上，首先是日语课取代了朝鲜语课，把日语当作国语与教学用语。把汉语当作满语，取代了英语课。把日本历史当作本国史，代替了朝鲜历史。把朝鲜地理纳入日本地理课里附带讲授。每个中、小学都增设“修身”与“国民道德”课，任意延长军训与勤劳奉仕期限。

一九四〇年三月，日本大阪帝国大学生物学名誉教授正井来到龙井，在原日本领事馆旧址创办两年制的龙井开拓医学院与间岛省立第二医院，招收九十名日本人学生和三十名朝鲜人学生。教员有二十多名日本人和郑逵昌、辛京夏、洪昌柱等四名朝鲜人。

一九四四年三月，日本侵略者对小学教育采取了并校、改名等偷梁换柱的手段，把光明小学改称若樱学校，海星学校改为朝日学校，把其他东亚、星华与日光三校合并到普通学校里，改称弘中学校，由日本人佐佐木当校长，由朝鲜人张炯云任首席教员。汉人学校也不例外，把私立成城学校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强行合并为东山小学。